

這是愛女，也是厭女：如何...

## 第二章

無人加害、純粹活該？

女性數位性私密影像如何成為厭女的報復式色情

作者 | 方念萱

政治大學傳播學院新聞系副教授，美國紐約州州立大學水牛城分校傳播博士。身為嬰兒潮世代末代弄潮人，同輩漸次退休，自己轉而研究數位世界裡外厭女現象，也藉由擔任不同部會性別平等委員，分辨攸關性平的公共資源能或不能產生綜效。報紙電視裡厭女愛女的地景仍在變化，虛實未定的性別暴力場景也在數位世界裡搬演。找不到搖控器，就直接走進兔子洞，行動。

## 一、我們所在的時代

2019年5月10日，台灣 Youtuber「硬漢兄弟」成員黃包包與網紅「紅豆餅女神」閃亮亮四部私密影片外流，在各個社群與通訊軟體瘋傳，平面媒體迅即加碼追蹤報導。2019年1月已有二支私密影片流出，5月又接連流出第三、四部影片，整起事件引發熱議。即使當事人為性私密影像外流而赴警局報案，並且以「夫妻之間的情趣，沒有任何人做對不起的事」貼文自清，但是各新聞媒體持續追蹤，網路討論熱烈。報導轉以當事人 Youtube 頻道訂閱人數、IG 追蹤人數創新高為題，暗示性私密影像外流可能是當事人合意為增加知名度而炒作，新聞報導底下的讀者留言中也不乏諸如「都敢拍了，哪怕外流」、「正經女孩哪裡會拍這種片」等譴責女性當事人的言語。

幾乎同一時間，台灣報端出現了另一則新聞，媒體標題「S 曲線女每次愛愛必自拍驚！竟上了色情網首頁」，這新聞報導的是

另一樁社會事件，新聞中強調「身材凹凸有致」的女性當事人「作風大膽」、「親自操刀」，拍錄自己與男友的性事後自行傳給男友留念。而在二人分手之後，她在發現色情論壇影片中人是自己時，對前男友提出妨害秘密罪告訴。新聞最後說明因非竊錄因此獲「不起訴」的結果，但是未對性私密影像散布於眾的事實加以追蹤、多置一詞，新聞報導也像是專為報導作風大膽的女性及其後果而寫。就目前警察偵辦、地檢署調查，以及當事人示意而言，影像外流、散布於眾，社會大眾得以窺秘而品頭論足，都讓女性當事人痛苦難耐。

然而在罪魁禍首尚未現身之前，包括大眾媒體與網路鄉民的社會大眾已經啟動私刑、以不堪的言語刑求這兩個社會事件中的女性當事人了。女性自主留影，不表示願意廣傳於眾；在當代，女性的性私密影像還可能因為她與親密對象交惡而遭刻意外流、積極廣傳。這樣惡意為之的報復，並不自今日始。

美國的《紐約》雙週刊在2013年7月21日刊出了一篇名為〈報復式色情簡史〉（“A Brief History of Revenge Porn”）的文章，文章開頭就寫著「幾年前，讓你隱私現形的照片假使落入

## 這是愛女，也是厭女：如何...

歹人之手，那是個惡夢的場景；現在，這成了一種文類」。文章作者Tsoulis-Reay在文中列舉從1980年到2013年與此一文類生成有關的大事，這些事件中少不了的，都是「前女友」（ex-girlfriend）——她們的裸照、性交照片落入欲逞報復之快的男性手中，後者恣意將其上傳到各式平台，逐漸形成新的色情文類。

五年之後，英國性別研究學者馬修·霍爾（Matthew Hall）與傑夫·赫（Jeff Hearn）在他們2018年出版的新書、也是第一本專門針對報復式色情的學術作品《報復式色情：性別、性與動機》（Revenge Pornography: Gender, Sexualities and Motivations）中，開宗明義地引述強納森·潘尼（Jonathon Penney）在2013年的話，指出典藏回憶的網路固然可以立時穿梭流年、帶回美好時刻，但是一旦為惡人所用，我們不願再現、曝光的照片成了武器，反過來對付我們。他們強調網際網路的誤用、錯用所可能導致的災難（The Fappening）。<sup>1</sup>這兩位性別研究學者也提到彼得·強森（Peter Johnson）於1996年的作品，指稱色情產業（pornography industry）以其對於色情媒材的產製與消費的高需求，促生了像是錄影機、照相機、網

際網路、智慧型手機等新科技的成長，彼得·強森甚至在指認科技和色情產業的關係時說出科技發展的進程中，「誕生是靠Sony，但是成熟是靠色情媒材」<sup>2</sup>的看法。

馬修·霍爾和傑夫·赫特別以「高科技的性」（techno-sex, high-tech sex）指稱當前與科技結合、孕生的性化現象，這名稱描述的不只是當今科技中介的親密關係，「高科技的性」指稱的是林林總總藉由媒介、科技中介的性，「性的敘事、與性相關的文類、性的脫口秀、數位性媒體」。<sup>3</sup>

## 二、報復式色情與厭女風行

與此同時，莎拉·巴奈 - 維瑟 ( Sarah Banet-Weiser ) 提出「厭女風行」 ( popular misogyny ) 概念。<sup>4</sup>她特別強調在她身處、觀察的歐美社會，其實女性主義已成一種流行，從新聞到流行音樂歌詞，人人可琅琅上口，因此，「大眾文化女性主義」 ( popular feminism ) 顯而易見。但是，流行的女性主義並非獨領風騷，社會並不是真正肯認性別平等、再無異聲。社會大眾目睹體驗的還有「厭女」 ( misogyny ) 的流行——當前的厭女是在多種媒體平台上表現、施展，厭女在不同的媒體平台上露出，群聚了有著同樣態度、念頭的人，以一種系統性的貶抑、非人化的方式對待女性。她認為這些作為是在網絡上相互呼應、壯大，勢頭驚人。

巴奈 - 維瑟直接了當地表示，所謂「厭女」，就是憎惡女性 ( a hatred of women )，而所謂「厭女風行」，指的就是將女性當成物品、工具化女性、將女人視為用以達成某種目的的工具，是一種系統性地貶抑女性、將女人去人化地對待。她認為

厭女風行表現的是一種對大眾文化女性主義的反應，男性對於大眾場域裡愈來愈顯而易見的女性身影和音量倍感壓力，使他們的男子氣概大受脅迫，因此以一種自我防衛的、反應式的言行在數位平台上以私密影像、數位騷擾、公開羞辱、乃至於報復色情的方式洩漏女性個人資訊，遂行他們認為的「正義」。

台灣近年興起「母豬教」，作家朱宥勳在〈失能的「異男」〉一文中就曾指出像「母豬教」這種賤斥女性的言論的發文者，常常是在日常生活中發現自己原來想像中男女的交易模式行不通，原本想以自認的地位能力交換女性青睞、情感與身體而不得，「一旦碰壁，期望與現實產生落差，便激發了他們的攻擊性」，強烈的相對剝奪感油然而生，於是對女性口誅筆伐。<sup>5</sup>

朱宥勳對台灣網路上厭女言行脈絡的分析就近似巴奈 - 維瑟對歐美厭女風行由來的觀察。就巴奈 - 維瑟看來，報復式色情就是厭女風行的明證，這不是單一作為、單一男性的暴力；她從厭女風行的角度看來，或許沒有像是馬修·霍爾和傑夫·赫那般先強調科技、慾望與需求推著科技日新月異，但是巴奈 - 維瑟在描述厭女風行的時候確實指出網絡化 ( networked ) 的、

## 這是愛女，也是厭女：如何...

一呼百諾的現象。從大眾文化女性主義與風行的厭女看來，都是如此，而此一「網絡化」指的是人與數位網路、數位平台的結合。

我們所在的時代慾望與產業緊密結合，商人嗅聞到商機，特定趨勢與產品勢不可擋。馬修·霍爾、傑夫·赫和巴奈 - 維瑟容或對於厭女的發展路數看法有出入，但是他們異口同聲，都提到了產業與經濟。馬修·霍爾和傑夫·赫認為消費色情媒材的慾望與需求是資訊傳播科技 (ICT) 發展的推手，而資傳科技為各式與性相關的活動鋪路，相關產業市場隨之興起。<sup>6</sup>巴奈 - 維瑟即使不談產業，但是她強調經濟形貌轉變的影響。她從大眾文化女性主義與厭女風行的現象入手，她認為這兩種力量在文化地景上的廝殺，絕對不能脫離「能見度經濟」(economy of visibility) 的脈絡——「能見度經濟」可以看成是科技與經濟戮力交織、用以吸納目光與按讚數的媒介地景，「經濟」點出了動機、機制、與活動。

巴奈 - 維瑟特別點出，當前線上文化的交流幾乎就是以羞辱 (shame) 為主軸。她引用涉入1998年美國柯林頓總統性醜聞案

的女性莫妮卡·陸文斯基 (Monica Lewinsky) 的話語，指出推動這整個羞辱文化的就是利益，「對他人的侵奪，就是原料。只要有利潤，就以極有效率且不顧一切的方式嗅尋、包裝、販售」。<sup>7</sup>

利潤來自不斷不斷地有人點閱。巴奈 - 維瑟引述陸文斯基的話說，美國福斯電視公司在「性醜聞」期間不斷播送各式各樣相關的故事，自該時至今，福斯電視在新聞排行上始終名列前茅，厭女的敘事養出了一批死忠的觀眾。是誰看到在大眾文化女性主義與厭女行動較勁之際，有機可乘？這商機是科技與產業聯手打造的。巴奈 - 維瑟強調新的「觀看之道」讓市場與產業競相追逐人們的目光，同時緊抓著能見度經濟，要讓過往看不見的，變成可見的；讓可見的，成為可以賺錢入袋的。這過程發生在厭女風行的當代，於是厭女者、產業界聯手讓過往在公共場域看不見的女性的裡外，成為可見的。

這正是本文開頭所引述《紐約》雙週刊認證的當代文類的促生機制，甚至曝光的不是貼文貼照者宣稱的該名女性的隱私，而是將貌似該人的影像以性事曝光的敘事手法呈現於眾、在數位

## 這是愛女，也是厭女：如何...

的女性莫妮卡·陸文斯基 ( Monica Lewinsky ) 的話語，指出推動這整個羞辱文化的就是利益，「對他人的侵奪，就是原料。只要有利潤，就以極有效率且不顧一切的方式嗅尋、包裝、販售」。7

利潤來自不斷不斷地有人點閱。巴奈 - 維瑟引述陸文斯基的話說，美國福斯電視公司在「性醜聞」期間不斷播送各式各樣相關的故事，自該時至今，福斯電視在新聞排行上始終名列前茅，厭女的敘事養出了一批死忠的觀眾。是誰看到在大眾文化女性主義與厭女行動較勁之際，有機可乘？這商機是科技與產業聯手打造的。巴奈 - 維瑟強調新的「觀看之道」讓市場與產業競相追逐人們的目光，同時緊抓著能見度經濟，要讓過往看不見的，變成可見的；讓可見的，成為可以賺錢入袋的。這過程發生在厭女風行的當代，於是厭女者、產業界聯手讓過往在公共場域看不見的女性的裡外，成為可見的。

這正是本文開頭所引述《紐約》雙週刊認證的當代文類的促生機制，甚至曝光的不是貼文貼照者宣稱的該名女性的隱私，而是將貌似該人的影像以性事曝光的敘事手法呈現於眾、在數位

世界裡廣傳，企圖營造引人聯想、取信於大眾的故事。從線上到線下、從個人貼文到新聞媒體轉載，8厭女文化當道，放在這樣的脈絡裡，能見度經濟其實靠的是數位平台上疑似曝光的受害人私密影像。

這是愛女，也是厭女：如何...

### 三、誰在責備受害人？

如前所述，明明就是逐利的媒體全力使「本來看不見的」，成為「可見的」，而進一步讓「可見的」成為「可以賺錢入袋」的，但是，於此同時出現的論述，最主要的反而是對受害者（或潛在受害者）——尤其是女性——的責難，直言「不拍就不會有事」、「早知如此，為何同意拍攝」。許多呼籲都在提醒科技使用者——特別是占性暴力受害者中多數的生理女性——要善用科技、甚至敬而遠之。舉例而言，以香港為主的防暴計畫「TACKLING GENDER-BASED VIOLENCE WITH TECHNOLOGY」中，就明白指出：

科技對女性而言，是把雙面刃，他們改變了女性回應暴力的方式，但是他們也改變了女性經驗暴力的方式。過往發生在家裡或是在市街上的、施加在女性身上的暴力，現在以一種嶄新的形式在線上發生，女性在那兒成了虛擬跟蹤、肉搜的受害者。

台灣針對報復式色情的專題報導中，受訪的NGO研究人員也指

出厭女風行的文化底下，男性面對網上瘋傳的性私密影像以及受創嚴重的報復式色情女性受害者，「一方面跪求載點，一方面又用道德魔人的心態，應該說是一種厭女情結，譴責被害人說『敢拍就不要怕外流』」。9婦女救援基金會的研究員張凱強表示，曾有第一線的警方人員接到報案，卻認為不過是男女朋友吵架，不願受理，或者直接告訴女性，「誰叫妳當初要拍？」建議換個帳號不要看就好了。

英國《衛報》( Guardian ) 2016年2月18日一篇報導中引述澳洲資深警官發言表示為了遏止日益增加的報復式色情的威脅，澳洲人必須「長大」( grow up )、停止拍攝自己的裸照或性私密影像；這位警官還表示，他可不是責怪受害者( victim blaming )，他指出隨意上傳照片到網路上，風險這麼高，澳洲人必須成熟一點。報導中，這位警官還打了個比方說，一般人都知道假使出門走入大雪之中，身上沒有衣物，人就會傷風感冒，同理可證「如果你沒穿衣服就在電腦上曝光，你會招惹上病毒」。10這樣的批評指的就是，明知如此還拍照的女性簡直就是自找的。

## 這是愛女，也是厭女：如何...

婦女救援基金會過去所進行的有關報復式色情的調查也顯示，有百分之四十二的受訪者認為被害人應負擔責任。新聞報導裡受訪者轉述受害經驗時網上男性與執法警察的回應，顯示的正是「不拍不會錯、拍了不要怕」的對於女性的規訓，這樣的規訓受益的是少一事的執法者、四處窺秘同時羞辱女性的男性，以及賺取點閱率的各式媒體、提供載點與影像的色情產業。在厭女文化當道，法律、科技、文化不能即時控損、制裁，而各種相關產業忙不迭地競相以一方受辱的材料換取另一方目光，加上社會大眾近半認為報復式色情案件裡，被害人也有責任，那麼，不拍、自保難道就真的是杜絕源頭的良方？

報復式色情案件中性私密影像被廣傳或被要脅將被廣傳的受害人，有的是兒少網路性誘拐、有的是親密關係伴侶之間的監控與報復，後者為數眾多。親密關係中的女性在發生性行為時使用拍照攝影工具從而存留影像，本關乎當事人如何看待「同意拍攝／錄影與否」對彼此關係的影響；單是呼籲、認定女性「不應該拍」的規訓底下，忽略了女性「同意拍攝」的原因、歷程、經驗，這當中有太多值得再思之處——就以報復式色情的加害人為前親密關係伴侶為例，女性親密關係中因為對方提

議、鼓吹，而同意錄製拍攝性交過程，在那個當下、當事人曾經遲疑、猶豫嗎？她們在那分秒當中，是如何與自己對話？這涉及人己溝通、關係維繫，以及親密關係中權力流轉的問題。

婦女救援基金會公布調查，百分之二十二的被拍攝者自承是因對方要求難以拒絕。這「難以拒絕」背後有著什麼樣的憂慮？力推慫恿拍攝錄製私密性行為的人，又應該如何反思自己的性邀約、錄製性影像的邀約呢？從厭女風行、報復式色情日熾，到男性乃至於代表公權力的警方都以訓斥的態度要求女性檢點，都忽略了女性在人己關係中應邀而拍攝自己的影像或者自己主動拍攝的時候，有著因為人己關係、性別腳本、當時脈絡等等令其難做他想的影響因素。

#### 四、「被拍」與「不拍」的脈絡

以報復式色情此一典型的厭女數位暴力中，親密關係當事人利用另一方性私密影像為例，外界責備受害女性不檢點、不該拍，完全忽略了在親密關係中的兩造在性事之前、啟動「性的情境」(sexual situation)時，慣用的性腳本(sexual scripts)是什麼樣、如何形成的。即使有著親密關係的兩人要從事性交或與性相關的互動，也都深受性腳本的影響。這種習慣彼此影響，而這性腳本不是單單由有著親密關係的兩人締造，性腳本有其社會性，是由文化場景、人際腳本，以及個人內在心理腳本共構而成——兩個人慣性的性的互動其實大有別的腳本的指引。<sup>11</sup>

首先，文化場景(cultural scenarios)指的是在社會的、文化的、次文化的層次上指引性行為的規範，有助決定性交中諸如對象、場地、時間、理由、形式以及做什麼或是不做什麼的諸般細節。其次，人際腳本(interpersonal scripts)指的則是個人對於文化規範的詮釋，致令積累的個人經驗、社會化經驗、

和個人動機，共同形塑性情境中的動作。至於第三，個人內在心理畛域(intrapsychic realm)指的是行為人如何運用文化場景以及人際腳本以建構二人間的慾望與幻想的範疇。經由一再地啟動、應用人際與文化的行為準則，已有親密關係的二人進入性的情景場域時個人的信念、價值、所援用的幻想，也就漸漸與社會的腳本接合。

由此可見，即使在親密關係當中，這也不是認定女性一廂情願地「要拍」、「不拍」，就可以將性事中存留性私密影像的舉措歸因、在發生報復式色情的時候責備受害人的——如果一方提議拍照，<sup>12</sup>另一方示意同意，這也是社會文化性別腳本、二人關係存續與強弱的感知、互動中對彼此慾望與想像的偵測等等所形成的答案，即使只有一兩秒、即使是從一個獨立的人口中說出。親密互動的當下不是遭到褻瀆，但是身處在厭女風行的社會中、文化中，「拍攝」、「存留」本來就受到文化場景、人際腳本、以及心理畛域影響。

即使有愈來愈多的研究顯示男性也漸漸從傳統崇尚征服的陽剛氣質，轉為在乎成為情感上親密與情愛的理想典範，<sup>13</sup>但依據

## 這是愛女，也是厭女：如何...

公共衛生學者的研究顯示，大多異性戀男女啟動、遵循的仍然是傳統主流的性別腳本與規範。所以，當我們談到男女之間、原本有親密關係的男女之間的性的啟動（sexual initiation）的互動時——誰提議？做什麼？提問「是否同步拍照、攝影、錄影」或是直接提議「我們同步拍照錄影」？一造遲疑、不決，傳遞的訊息為何？——要認定女性的回答是全然按照當時自己心之所欲回應，這顯然否定了性腳本的作用。就算女性欣然同意，這也是關係的產物、社會文化性別腳本的產物。

女性欣然同意被拍攝與否其實根本不是討論伴侶間發生報復式色情的重點，重要的是一旦性私密影像由一方役使操弄，成了報復工具，社會大眾就紛紛究責受害女性，而對男性作為只說「網路本有風險，女人當自強、舉止應該小心」。研究顯示，傳統異性戀性腳本中男性是啟動、掌控性互動的人，而女性則是回應者，回應伴侶的性需求。14時至今日，我們需要深入的研究以瞭解在性的啟動過程中表意、修正、各自展現意向的方式與結果。但是，認定女人應該「說不拍就不拍」，而一旦拍了、流傳了，「要拍就不要怕」，這種說法、堅持，完全忽略了性腳本所扮演的角色與作用力，以及厭女當道時，這樣的指

點與評論是如何呼應了厭女文化，忽視了女性在社會、文化、親密關係中所受到既有規範的束縛。

## 五、環境的風險為加害者卸責

除了有意無異地忽視性啟動時兩造援引的腳本以及相關的作用力，數位性別暴力發生時，只責難受害人，還有別的原因。艾瑪·簡 (Emma Jane) 曾經分析何以數位性別暴力、線上厭女猖獗，但是受害人反而首當其衝、為眾人圍剿、責難怪罪。她指出許多有關線上敵意的說法、言說，都將男性去人格化 (much discourse about online hostility relieves men of their personhood)。15 評論數位性別暴力案件時，往往是看不到加害的男性的。何以故？艾瑪·簡指出，一方面大家專注女性「有問題的」線上行為、數位環境中的作為，另一方面，大家講到網際網路時動用的言說框架，常常是以一種「網路本來就是很危險的地方」(as a place that is inherently dangerous) 16 的口吻、框架來講述，如此一來，有問題的是網路、看不見的是在其上作為的人。

以上的這些說法淡化了加害人的作為，反而是以「數位所在，就是高風險之地，什麼都可能發生」的框架化約了數位性別暴

力，彷彿人進到這兒，本該預期什麼都會發生、什麼都有可能。就算是講述地方、所在的性質，這樣的看法講法也不是以「這是個『會有部分人為非作歹』的地方」的框架來形容數位所在。在後面的框架裡，行為者總還是現形的，即使不知道是誰、尚未被指認；在前面的「地方歸因」(網路本來就很危險) 的框架裡，沒有加害人，只有恐怖的所在。舉例來說，當新聞報導、一般評論以「在網路上常會遇到危險」這樣的口吻勸說女性使用者在網上行事要戒慎恐懼，這就是用以指涉數位所在風險的典型口吻，但是卻未能具體精準地指出濫用數位平台的使用者的行為樣態與責任。

近年傳播研究的理論分析也注意到媒介中心 (media-centric) 的論述軸線的問題，汪琪 (Georgette Wang) 在2018年8月出版的傳播理論期刊中發表的論文，提到傳播研究多受二元論影響，多採媒介中心的觀點，偏向媒體影響論，從媒體科技直指問題所在。17 傳播研究應該轉而關注過程、變化 (共變)。這觀點強調的正是媒體中介的場域中發生的變化，是研究者所應思考與觀察的，而非一逕將其歸因於媒體。

## 這是愛女，也是厭女：如何...

只是，在艾瑪·簡的觀察裡，當前厭女文化風行，社會大眾面對線上敵意行為、數位性別暴力的時候，仍然將其視為原本存於數位環境所在，把加害人的惡言惡行當成有如大自然中不時發生的天險。<sup>18</sup>對於這樣的評論，艾瑪·簡強調，不啻給了本已叫囂張狂的加害人自由通行證，大可以無責來去、發言。同時，她引述琳迪·韋斯特 (Lindy West) 的話表示，硬是要將有針對 (女性) 性的作為、暴力，如琳迪·韋斯特所說「當成一種神秘的、無可避免的自然力量，無差別地影響網際網路上所有使用者.....」<sup>19</sup>，但是，這事實上是帶著政治議題的勢力 (It is a force with a political agenda)。<sup>20</sup>

厭女文化中社會大眾對待像是報復式色情的數位性別暴力的反應往往是譴責受害女性，以羞辱蕩婦的口氣指責「當初就不該拍攝」，掉頭不看親密關係中性事前同意不同意拍攝一事，其實深受文化場景、人際腳本、心理畛域所影響牽絆。一旦性私密照外洩、數位性別暴力張揚，社會大眾說的又是「拍了就不要怕」，以網際網路萬惡論直指數位場域本有高風險，卻不看不追究本有行為能力、應該守法守份的男性，這是簡化了對媒體的認知、看不見媒體與行為者、社群，在過程中的共構、演

化。尤有甚者，艾瑪·簡指出還有輿論與研究強調虛擬環境中女性只要不隨玩笑起舞，情況不會惡化。<sup>21</sup>艾瑪·簡認為輿論框架輕易地卸除了加害人的責任。譴責被害人、無視加害人，成了厭女文化中對數位性別暴力的典型反應。<sup>22</sup>

## 六、從「不應該拍」到自主的「自拍」

一如前述，單是呼籲、認定女性「不應該拍」的規訓底下，忽略了女性「同意拍攝」的原因、歷程、經驗，這當中有太多值得再思之處。在當前缺乏有關報復式色情案件中受害女性回憶、說明「同意拍攝」來龍去脈的實證分析時，本文希望藉由分析幾個在過往被視為禁忌而當代女性起而自拍、甚至將自己的影像在網上公布傳散的案例，從中探索、分析女性在自主拍攝、自主上傳，或是不意被傳散時的思考、動機與作為。

女性自拍的研究漸多，但是本文帶入的女性自拍聚焦在女人罹病自拍、女性哺乳自拍，這些未必光鮮但是涉及女性身體的拍攝紀錄，在厭女當道的現在，一樣引來物議，女性預見「愛拍就不要怕」的教訓和對當事人的訕笑羞辱之時，如何思考？如何行動？在這些歷程中，女性如何與文化社會腳本對話？她們形塑了什麼樣的自己？「拍攝」、「自拍」與「自己作主」的關係為何？女性如何從事實務操作？在能見度經濟當道的此時，這些女性有什麼樣的說法？採行了什麼樣的做法？拿起鏡

頭前，女性如何認知影像對既有關係的挑戰與更新？在成為數位影像、成為網路流轉的形貌之後，女性如何認知她與她的數位樣貌所進入的世界、秩序（包括等不及羞辱她的）、產業、消費她影像的大眾？

這些分析並不能直接指涉厭女當道之下，報復式色情的受害者（被）拍攝的動機，但是，同樣是鏡頭轉向女性的時候，報復式色情發生之初是假女性同意之名為之，但是鏡頭與之後的影像不在女性手裡、加害者與受害者惡化的關係轉變成獵殺者與公共羞辱的獵物；當代正逐漸興起女性將鏡頭轉向自己、記錄自己，而在那之前之後，女性對於影像如何轉換人己關係的思考以及挑戰來臨之後的因應思維做法，可能鬆動以厭女為底、報復式色情氾濫所形成的數位厭女牢籠。

在討論當代幾個女性自我記錄私密影像的案例前，有關展演式攝影（performative photography）的討論或可提供對於自我記錄私密影像的理解。

展演式攝影的基本觀念是「將攝影當成表演歷程」（Photography as performative process）。<sup>23</sup>展演式攝影強調記錄人的

## 這是愛女，也是厭女：如何...

主體性以及其中藝術展演的性質、過程中含涉的美感經驗等。以展演過程名之，非常重要的一是「體」(somatic)的份量。自傳式的自拍文類 (autopathographic genre) 多樣，而且也在成長中，其中，自病紀錄、自病自拍 (autopathography) 開始為傳播研究者注意。自病紀錄本為自傳、自述的次文類，聚焦在罹病、創傷、意外事故的經驗與變化，而用在自拍的次文類，指的就是專門在身心罹病或因意外受創而經驗變化之際，拍攝記錄自己。我注意到近年文化研究、傳播研究中有關各式各樣「奇特」的女性自拍的研究，即或過去是禁忌，也要「曝光」。

泰瑪·譚貝克 (Tamar Tembeck) 研究疾病自拍 (selfies of ill health)，拍攝者、自述者提供像是貪食症、厭食症、自殘的個人罹病、病中的一手經驗，讓本來寂寞驚惶的、不為人所知的心緒過程展現出來。24 疾病自拍的類型也包括治療的過程，這一類型的拍攝為的是教育，例如罹癌的化療過程的自拍，針對的就未必是罹病類型自拍所針對的同社群的人，而是更廣大的社會大眾，拍攝者希望藉由自拍照片展示、提醒治療過程。本來是靜悄悄、不為人所知的病弱 (invisibly ill)，現在成了

「出櫃」式的宣稱，而泰瑪·譚貝克認為這樣自病自拍是一種戲劇性的展示 (dramaturgy)，自拍展示的不僅是「看到了什麼」，還包括了「應該如何被解讀」。

譚貝克文章中舉出的例證顯示女性自病自拍並不是一兩張流洩在外的照片；在已經存在良久的自己的社群媒體上，貼出一系列的治療照片，接續在過往與友人聚餐、出遊的照片之後，顯示了女性生活中由健康到罹病的過程。然而，在診間的系列照片也顯示出罹病/治療也就一如其他生活，以譚貝克文中述及的 Karolyn Gehrig 為例，她在 IG 上，分享治療過程中的妝容、打扮、姿態，而在診間自拍時，她如何在醫生進入診間前環顧四周、擺定姿態、尋找自己最舒服最自在的樣態，打算呈現在鏡頭前，而如此一來也讓她與這本來陌生的空間環境有了不同於前的親稔，自己也較能放鬆。Gehrig 表示，醫療空間與她的身體之間有了不同的關係，她在接下來的治療中也有了主動的動能。25

譚貝克同時提到 Gehrig 在 IG 上以 #HospitalGlam 標示，與公眾連結，顯示的是與公眾對話的企圖，希望提高意識、降低汙

## 這是愛女，也是厭女：如何...

名、提高疾病與患者的能見度。這類在過往被認為私密的女性影像的展現，圖文交織所顯示的是與過往的社會腳本、醫病腳本、性別腳本的對話與過招，女性藉由圖文出櫃式的宣稱清楚說明自己在數位空間裡公開自己的原因、企圖、想像，也說明了本就期待這樣的公開打造眾人與專業眼中病弱的自己。在Georig IG貼照與#底下的留言與她的互動也正是社群媒體上平台用語（platform vernacular）的特色，圖照、標誌定位、留言、回應，這樣綿密的「我思故我拍」，截然不同於在他人刀俎下淪為魚肉的女性性私密影像。

一如女性罹病的病體照片，記錄哺乳的影像也挑動了公與私、以及母職與性感身體的界線。伊麗莎貝塔·羅卡泰利（Elisabetta Locatelli）研究這與性有關的私密／公開影像的傳散，她在文中就引用桑積·布（Sonja Boon）與貝絲·彭特尼（Beth Penney）的話：「母職與性兩不相關的份際受到挑戰，乳房挑戰了過往我們對公與私、自我與他人、主體與物體的慣性認知。」<sup>26</sup>在IG上張貼哺乳照並不容易，IG過往就曾因為網友的抗議，要求張貼者取下，之後在2015年政策上改為同意哺乳照與乳房切除術的術後傷疤影像，但是裸體影像仍在禁絕之列。

伊麗莎貝塔·羅卡泰利分析的哺乳影像中包括了推廣母乳團體的照片、與生育、攝影相關的專業人士的作品、以及母親哺乳的照片。最後一種自拍照——稱為**brelfies**，將哺乳（breastfeeding）與自拍（selfie）合體而成的名詞——的分析顯示，這類自拍照片常為母親半身自照，影中出現的可能有母親的半身、臉，或者只有乳房與嬰兒的臉。照片的文字常有的是希望存留此刻的想望，然而，也有不少文字顯示了母職此刻的艱辛，因為此刻也就是日常生活中的一刻，日常其他規律、責任並未稍減（照管其他子女、家事、工作、照顧好自己等等）。

比較特殊的、也是伊麗莎貝塔·羅卡泰利強調的一種影像文類是她認為去除哺乳汗名的，就是在特殊情境的哺乳影像，像是著制服的母親、在工作場合擠乳集乳的母親、同時哺育新生兒與較大的孩子等等。羅卡泰利特別指出這些哺乳影像的意義在於呈現了女性哺乳不單單是一個個人抉擇，也是一個如同育嬰假一般的國家的、社會的、政治的、公共的抉擇；女性哺乳這看似私密的、與身體有關的照片其實所傳達出的、女性藉此與這社會協商的不只是一己的慾望與問題，而是作為一個公民所提問的權利問題。

## 這是愛女，也是厭女：如何...

伊麗莎貝塔·羅卡泰利分析的哺乳影像中包括了推廣母乳團體的照片、與生育、攝影相關的專業人士的作品、以及母親哺乳的照片。最後一種自拍照——稱為**brelfies**，將哺乳（**breastfeeding**）與自拍（**selfie**）合體而成的名詞——的分析顯示，這類自拍照片常為母親半身自照，影中出現的可能有母親的半身、臉，或者只有乳房與嬰兒的臉。照片的文字常有的是希望存留此刻的想望，然而，也有不少文字顯示了母職此刻的艱辛，因為此刻也就是日常生活中的一刻，日常其他規律、責任並未稍減（照管其他子女、家事、工作、照顧好自己等等）。

比較特殊的、也是伊麗莎貝塔·羅卡泰利強調的一種影像文類是她認為去除哺乳汙名的，就是在特殊情境的哺乳影像，像是著制服的母親、在工作場合擠乳集乳的母親、同時哺育新生兒與較大的孩子等等。羅卡泰利特別指出這些哺乳影像的意義在於呈現了女性哺乳不單單是一個個人抉擇，也是一個如同育嬰假一般的國家的、社會的、政治的、公共的抉擇；女性哺乳這看似私密的、與身體有關的照片其實所傳達出的、女性藉此與這社會協商的不只是一己的慾望與問題，而是作為一個公民所提問的權利問題。

## 七、結論

全球日熾的厭女言行，從線下襲捲至線上。以報復式色情為例，其中分手而上傳對方私密性影像的作為，乍看是由愛生恨，由一人之手轉為公開分享傳看，卻以網路本為高風險之所在為私刑脫罪，以資訊自由流通之名，質疑欲加管束的呼籲。遇上如本文開頭引述的新聞中主動拍攝性私密影像的女性，更是橫遭媒體與大眾口誅筆伐，認定咎由自取，卻顯少正視散布流傳掌控他人性私密影像的罪刑，而窮究自願自拍攝自己的女人如何可議。數位目光聚焦在不由分說的女性，被認為拍照在先、毀愛在後的女人要拍就不要怕。這種以「無人加害、純粹活該」的言說來定調的性私密影像流竄的犯罪，正是數位環境與線下世界交織形成的活生生的厭女文化表現。

另一方面，我們也從媒體研究中發現，有愈來愈多過往被認定該當屬於私領域、甚少外傳的女性自拍影像在社群媒體上「現身」，這些影像確實是在女性的積極行動下流傳。而這種以自己的話語述說自己生命與身體經驗的行動意義也確實是藉由廣

傳而招呼對話對象，交流分享，像是罹病治療的女性、像是哺乳育嬰的母親。以這兩種影像文類為例，社群媒體上有的不單單是單張照片，張貼影像時的文字說明、井字號（#）標示招呼觀眾注意、留言應答交流等，都顯示了張貼照片的女性與該時社會政治文化與性別腳本對話協商的心意與行動，而這些私密影像不單單是個人的、私己的，更是社會的、性別的、政治的。

如果一如巴奈 - 維瑟所言，厭女風行指的是將女性當成物品、工具化女性、將女人視為用以達成某種目的的工具，是一種系統性地貶抑女性、將女人去人化地對待。那麼拆解這種風行之所以借力使力的言說——像是一味強調網路科技的風險、罔顧行動者——之外，同時重視「女人自拍『私密』影像」的協商方式、呈現方式、思考方式，也是挑戰揭穿所謂「要拍就不要怕」的暴虐言說的行動。

女性不是不能拍、不是不能成為眾人目光的焦點，但是性私密影像未經同意即上網、廣傳，這種厭女行徑極力打壓、摧毀女人主體性；而同樣在社群媒體中隨著影像、文字、聲音，在莽



這是愛女，也是厭女：如何...

w.twreporter.org/a/revenge-porn-issue · 檢閱日期：2019年5月20日。

10 “Grow up” and stop taking naked photos of yourself, police tell revenge porn inquiry’ (2016) The Guardian, available at : <https://www.theguardian.com/australia-news/2016/feb/18/grow-up-and-stop-taking-naked-photos-of-yourself-says-senior-police-officer> ( accessed 2019/2/19 ) .

11W. Simon & J. Gagnon, “Sexual scripts: Permanence and change.” Archives of Sexual Behavior, 15.2 (1986): 97-120.

12也可能是在對方不察的情況下拍攝錄製。

13D. W. Seal & A. A. Ehrhardt, “Masculinity and urban men: Perceived scripts for courtship, romantic, and sexual interactions with women,” Culture Health and Sexuality, 5 (2003): 295-319; L. I. Wagner, D. W. Seal & A. A. Ehrhardt, “Close emotional relationships with women versus me

n: A qualitative study of 56 heterosexual men living in an inner-city neighborhood,” The Journal of Men’ s Studies, 9.2 (2001): 243-256.

14J. Gagnon, “The Explicit and Implicit Use of the Scripting Perspective in Sex Research.” Annual Review of Sex Research 1(1990):1-43; L. F. O’ Sullivan & E. S. Byers, “College students’ Incorporation of Initiator and Restrictor Roles in Sexual Dating Interactions.” Journal of Sex Research, 29.3 (1992): 435-446; P. Schwartz & V. Rutter, The Gender of Sexuality. Thousand Oaks: Pine Forge Press, 1998.

15E. A. Jane, Misogyny Online: A Short (and Brutish) History. Sage Swifts, 2017, p. 80.

16Ibid.

17Georgette Wang, “Media Communication Research in the Digital Era: Moving Beyond Ontological Dualism,” Communication Theory, 28.3 (2018): 235–253.

18E. A. Jane, *Misogyny Online: A Short (and Brutish) History*. Sage Swifts, 2017, p. 80.

19L. West, "Don't Ignore the Trolls. Feed Them Until They Explode," *Jezebel*, 31 July 2013, available at: <https://jezebel.com/dont-ignore-the-trolls-feed-them-until-they-explode-977453815> (accessed 22/5/19)

20Ibid.

21E. A. Jane, *Misogyny Online: A Short (and Brutish) History*. Sage Swifts, 2017, p. 86.

22Ibid.

23R. Shusterman, "Photography as Performative Processes," *The Journal of Aesthetics and Art Criticism*, Vol. 70, No. 1, Special issue: *The Media of Photography* (Winter, 2012): pp. 67-77

24Tamar Tembeck, "Selfies of Ill Health: Online Autopatho-

graphic of Photography and the Dramaturgy of the Everyday," *SM+S (Social Media + Society)*, January-March, 2016: 1-11

25Tamar Tembeck, "Selfies of Ill Health: Online Autopathographic of Photography and the Dramaturgy of the Everyday," p. 7.

26E. Locatelli, "Images of Breastfeeding on Instagram: Self-Representation, Publicness, and Privacy Management." *S M+S (Social Media + Society)* April-June (2017):1-14; S. Bonon & B. Pentney, "Virtual Lactivism: Breastfeeding Selfies and the Performance of Motherhood."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9 (2015): 1761.